

虜祀所與謀如此而惡乎斯

兩統分之五十余年。至然而合矣。當其未合。孰為正。孰為國。或曰神者在南。南為正。賴襄曰不然。夫神者在南。宜也。悅使在北。為正乎。南之所以為正者。不在神者在否。夫後醍醐天皇為祖。宗復仇。雪王室之大耻。而猶賊再劫。以其不便於已也。更有所擁立。成兩帝爭統之狀。而已成志於其間曰。吾非爭天下於天子。與天子爭也。天下之歸利無耻者。靡然服從。亦曰。吾仕北朝。天子非從。是利氏也。不知其所仕者。乃是利氏之所門。生視之也。光明豐仁親王之立也。至當時。民間曰。王無一戰之功。而將軍賜之帝位矣。夫如此。假使神者在北。此得謂之

禍

正乎。是以少有人心者。皆相率以就南。公卿然。武人然。愚夫氓隸亦然。而况於神者在靈乎。其在於北。而在於南。宜也。祖宗之所誘為也。天適也。而北人強詞求勝之曰。大將軍尊氏劍也。二葉國白良基聖也。夫以賊為劍。以無耻無義之大臣為聖。而謂之朝廷。是忠臣義士之所以不欲立焉。非以史無劍無聖也。而史立於南朝。亦非以史有劍有聖也。夫南之俸祿。不如北之利也。其官爵。不如北之有權也。而相與受艱難。折首殞躬。肝腦塗地。子孫殲於賊手。漸已灰滅。而不肯背南而嚮北。有識之士患之也。是以舉南北合一之議。欲以慰其心。而弭其兵也。抑後醍醐令祖濟民之心。不勝其求位伸欲之志。求成其志也。

志

而使天下之忠臣義士公卿武人愚夫氓隸被其禍於五十余年間
祖宗終不右此也。是以終絕其胤而神岳歸於北朝。值祚無窮
及亦天不忘祖宗之德而眷其裔孫也。及至於此。何必論彼哉哉。
自天與祖宗視之一也。而足利氏猶曰此吾家所立也。彼仇之者也。
世之無識者。又追斥南朝。呼其忠臣義士為國賊。顛倒是非如此。
不知忠於南朝者。非特忠於南朝也。忠於祖宗也。微此輩。足利
氏不肯顧公議。以戴皇族也。則此輩謂之忠於北朝。亦可也。足利
氏滅而皇族儼在天下之心。莫不仰嚮。而神岳奠安於千載。此
輩亦可以瞑矣。襄故曰祖宗之意。天人之心之所嚮。為正統。

○ 所在神岳歸之。非神岳所在正統歸之。

○ 或謂賴襄曰。子之論正統似也。抑子亦北朝之臣子乎。何不諱曰
何居。子所謂北朝何在。曰。今朝廷是矣。襄曰。於戲。今朝廷者。神武

安以還。大一統之朝廷也。何以曰北。者。延元中間。天子南遷。而賊
臣私立君。當此時。南則正。北則偽。夏南者榮。事北者辱。故不得

是時不別其種也。已而天悔其禍。祖宗誘其衷。講和議成。南北混一矣。夫
以後龜山之瑣尾流離。其授神岳也。不肯從降式。必用父子禮。足
利義滿之兇威。而不能奪也。於是後小松始使岳受禪。尊後龜
山為太上天皇。事繫禮善。足以盪滌前此分流之陋。上系列

聖之統而下顯示後世。蓋天与祖宗。實治之。非是利氏之所能為也。魚豎後內有紛亂。而天命大定。以至於今。賊臣之蟠據鞏。澠亂朝廷。百余年者。畢伏誅辜。朝廷復其清明。大吏一統。如日月再中天。而山河明也。而何苦犹汗其口吻。曰北朝、邪。夫曰北。則見其為是利氏之門生。而以小朝廷自外也。此非臣子之當諱者哉。今夫執童孺。問之曰。汝美貞。成徒也。則欣欣喜。曰。汝高氏屬也。則艷然怒。今自稱北朝。則勢必以是利為定策。國老。而以新田楠為賊。其背天下人心。萃万衆。嚙置。何哉。夫天与祖宗。既已援之。升於天矣。而不欲就以家中枯骨介意。而犹陷廁溷。

董穢之中。終古不肯洗滌。是所謂自賊。一也。君者也。余則不敢。乃臣子之心已。故美不明。則万世之後。天地再變。復有英雄如足利氏者。擁立其私使。則今之自稱北朝。臣子者。將胥率從之。豈亦生一北朝也。吾懼焉。不可以不辨。

百

△

混南北後小松

北朝後四郎長子。在位十九。禪後三十二年。壽五十七。受神若北後龜山尊。後龜山為太上天皇。

又曰。吾既論是利美滿善用威。非如其父祖之有恩無威也。魚豎犹惜其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耳。美滿之用威。其最大者二。曰。誅氏清之叛也。曰。夷美弘之亂也。可謂武矣。而何如不使其叛。且乱乎。使其叛。且乱者。美滿所致乎。曰。是夫山名氏教致於尊氏。美詮之世。每叛有。

山名時以爲
五列守護時
三死子師美
時美暗地山
美理以清攻
取南海是
山右氏所
降十列之施
世呼曰六分一
時美三子時
照以重饗
馬伯若生雲
守護師美子
滿幸與氏滿
滿之或滿起
奪之後滿幸
有罪奪手只
守護後
時照氏幸邑
北是氏清
滿幸作乱

所侵略既服因而有之是以至有海內六分之一。美滿不行削讓而又加
河內紀伊。是氏清所以能叛也。幸而女子亦分領其國。其勢不合。美滿
因得誅鋤之計。否則難制也。其於大內氏亦然。大內氏世乘亂擅有周
防長門之地。貽於美珍左右。得授二列守護。又加以石列。既已強大矣。
至於美弘。又滿於山貞世母代其任。經略鎮西。故又加筑前及賞誅氏
清戰功。又加和泉紀伊。是美弘所以能為亂也。夫美弘。魚雄降西
通不得紀泉。何以能作亂。畿甸哉。魚然。作亂畿甸。在美弘為失計
矣。美弘常欲與大友今川二氏連結。以謀跋扈。今川氏不肯。而使
果如更計。則美滿夷之。必費歲月。不能如拔界城之速也。果舉兵

畿甸乎。亦舉之於美滿薨後。則美持之不武。何以制之。是亦美弘
之失計也。美弘之失計。美滿之幸也。然則美滿之能誅夷二氏。魚由更武
抑亦有幸焉。誅夷之不可必也。而更叛且亂。則可必。養之使能亂殺也。故
曰。魚善於用威。而不善於用恩。美滿罵美弘曰。豎子特其強大。不知
乃公使然。則美滿亦自知之美。而為之何哉。豈未免襲父祖之遺習
耶。或曰。加授良紀於二人者。固南朝也。猶近時織田信長之使諸將各取
敵地以自封也。袁曰。譬之使鷹。信長縱其饑者。早。美滿則縱既
飽者。彼寧肯為我趨搏哉。將反搏我耳。

百 稱光

後十松長子 在任十六
壽分二十七

宗全作乱
細川勝元山右
將軍受教
赤松滿祐殺
折思折欽下同

又曰。足利氏之所以能得天下者。由其多割土壤。与诸将不恡而所以不能治天下者。亦由於此。尊氏美詮。創業於南朝未衰之時。勢不能不盛。至於美滿。天下戴足利氏之久而南國日蹙。又能感内乱。威令大振。不乘此時以裁制之。而仍襲父祖之遺習。動振奉教。別加授將帥。賞而授之。犹可也。又有賤而授之者。豈姑息以希無事乎。抑欲驕而蔽之乎。可謂無術者矣。而何以治天下。異時嘉吉忘仁之禍。已胚胎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治天下。譬若縛薪。大而少。不若小而多之易縛束也。故縛薪者。逢其大而難縛者。折而小之。治天下者。逢諸侯之大者。亦折而小之。然後可使聽我約束。足利氏不知

錄倉管領
滿兼嗣立元
至准疑宗師
自依將軍第
曰御所執事
稱管領多席
遣使請宗服
遂布皇國
滿欲討
執事上執事
百方逼和乃
授以足利莊
九子謀者
親不同
關東管領持
氏伏討
執事上執事
實代為管領

此術。臣乎。其不能治天下也。其於將帥既然。而宗族亦然。尊氏之封少子。以別強大。其力以制敵國。而鎮壓諸將。亦不得不然之勢也。而其後特其強大。每有回宗家之意。將帥懷異者。亦登戴之。為名。足以煽衆心。美滿不能究。後賴其宰臣調停之。輒有所加恩。既加足利莊。又加陸奥出羽。或出彼之請。不能拒邪。不然。八州既為天下勁兵處。而加以奧羽。其大極矣。不唯不能殺之。乃豐之。如將何以制之。夫宗族之封。父祖之所授。不得無故殺之固也。然大內之亂。關東党援之。已有明證。加之讓削。我豈無辭。怨而殺焉。彼曲我直。豈日美教之舉。固美滿所優為也。既克。改立其胤。誰曰不可。即不能然

乎所謂折而小之為無術也。諭旨推恩封其庶孽以分其勢。是賈生主父之所以策漢也。夫人情莫不愛其子。而子非一人。全值一子。不若分值數子之樂也。因彼之所樂以施我術。何難為之。有而羨滿不為也。不特不為之於其宗族。亦不為之於其家。何者。羨滿愛少子。羨大約謂嗣。崇高其位望。而不為之所。是以招羨持之猜嫌。夫封建海內。享族臣隸之邑。各跨數州而已。子弟無尺土之安。可不謂也。羨滿何不以羨既加。予鎌倉者。以予羨嗣。子則可以制鎌倉。而絕京府之嫌矣。是一舉而兩得者也。誰憚而不為之。或以明德此各字大內說示兩設之所沒收。不以已予諸將。而以封子弟。使犬牙相制。亦不必忤

北

物情。不知出於此。乃使羨嗣死。予羨持之手。羨持亦懲於此。已備其諸子。是以有還俗之將軍。溪東不服。至舉兵相回。幸而得克。失其藩維。是利氏益孤立。而吏臣隸益無忌憚。各憑強大以相噬。攫而不可制。以至失其天下。豈非不知術之過哉。賴襄曰。不独是利氏也。豐臣氏之所以得天下而旋失之。如此。

百 後花園 世初崇光之孫 在位三十六 禪後六 壽五十二

京師

又曰。是利氏用軍府于鎌倉。而置宗藩于鎌倉。之有上秋氏。於京師之有細川氏也。皆有輔佐之功。而亦有逼犯之禍。細川猶有畱山斯波之儔。是以相制。至於上秋。独任世襲。如二君焉。得無禍哉。然賴

艾分为两家更任執艾是以爲之上者得以暫安耳而京府則
利艾危也如尊氏自封艾子無端已自艾詮艾滿後屬漸疏每与
鎌倉相回故誘上於氏以制之而上於氏亦援京府以爲重君臣
之際常有嫌隙爲將軍者以爲是彼之不利而我之利也独上於
憲氏之叛持氏也將軍艾持接氏憲右持氏何也氏憲有艾嗣
者艾持之弟艾所深忌也故右持氏除氏憲艾心私也而艾跡則公
矣是以服國東將士之心及艾教之繼爲將軍持氏亦与執艾憲實
有隙則右憲實以斃持氏蓋艾持無嗣持氏輩立而艾教脱僧
服登壇故艾心不服憲實以爲口實許之艾教中艾所忌以得

之党

計

艾援艾教之意必曰吾東此時斃死而滅之艾祖之既欲爲而未
能也而吾能之艾實非艾教能斃持氏也持氏自斃死於強臣之手也
而艾教右臣滅君何以服將士之心哉是以如結城氏朝者奉持
氏之孤起兵亦命憲實平之非憲實肯徇艾教令也自降艾患也
艾後將士再求遺孤爲主而上於氏更戴將軍之子將士仍不之
將軍之子而之管領之子者可以見人心也故治天下者常從人心
所嚮以成艾更成而天下仰吾權不從人心所嚮者魚克於一時
而未久而壞則吾權廢矣觀艾持艾教之所爲不艾然予爲艾教
計者縱使不右持氏攻而囚之更立艾子或折艾封以俾教子請憲

改知艾教子
艾政亦

擁

實之不臣。代以衆望所屬。則一處置而閩東之心。已悅服。自是以往。廢置錄倉君相。其權已歸於京府。惜乎必教之不足以培此也。必教已夷錄倉。自以為無復足患者矣。愈益矜驕。以致將帥之不服。嘉善之禍。忘仁之亂。相因而作。子孫終為細川氏之所弱。魚豎名於上。而身錄倉美罪哉。

初帝則祐
南帝率尊
氏領極津播
戶備前是作
因惟立列云
滿祐其嫡孫

叛逆罪也。逆至於弑大罪也。故行弑逆者。不論而可。論遭弑逆者之。所以速之。是利必教之所以遭弑者。安在。其待將帥無恩意。非驕而不加礼矣。信誤殺之美。使人自危。魚豎赤松滿祐而恐不免。烏賴裏曰。是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二者何也。曰。威權不立也。

太

必教之速此禍也。非由恃其威權甚盛乎。如近時織田信長之遭弑逆焉。尔曰。信長則然。必教則不然也。必教自以為威權已立。可恃也。不知是利氏之威權不立。非一世也。而恃之而不加恩意於其臣。所以速此禍也。夫恩意與威權不可啣一。而必教則兩無之。何以保其臣之不叛逆哉。夫人臣所以戴其君。以其有威可畏。有恩可愛。而畏之。是以無凌叛之禍。不然。行通之人耳。何有不至。魚豎唯可畏也。而後可愛。而不可畏。則更可愛者。終不久矣。今夫妻之於夫。亦犹臣之於君也。以必合者也。愛而不舍。以全其為夫妻人。知之不知。非有所

所

畏則不可以全也。不畏則怙，則輕之，之至心嚮於外，而疾視其夫。甚則陰釐之以從其訖私者，皆非初不愛其夫者也。不畏之者也。且利氏之將帥，皆如驕婦，不畏其夫也。教叛而不禁，猶婦之數背其夫，旋歸其家，是以輕之益甚。加以怨隙，側目咆哮，不足怪也。如滿祐者，其尤者已。初又滿之世，威令猶振，諸將莫敢戴上者，而必持康懦。幸時與夏，優游宴晏，電亦松持貞，滿祐与之詐，而不得直。懲禁其才，批邑而叛。下教討之，而諸將不肯往。連署乞赦，滿祐不得已而聽之。且利氏之威令，於是乎不足畏也。則滿祐之目，無將軍久矣。而又教

則以為畏已。遇之無狀，至殺其女而不恤。後致其怨殺，幸而克降之，復赦而近之。滿祐憤怨填胸，而必教不以為意。曰：大權在我，彼無奈何也。於是亦庇持貞之貞子，欲蒞滿祐割予之邑。為滿祐者，何肯坐受其令哉？嚮殺焉，莫能誅我也。今弑焉，誰能禁我？是其所敢刺刃於其君之腹也。諸將魚赴討，亦怙前沒，遠撓不進。但山名持豐，欲復與其家，故力攻耳。其餘意皆在於縱賊，寧肯感奮進擊，必於復君仇乎？故是利氏之臣，唯無畏其君之意，是以又無愛君之心。故曰：威權不立也。然則威權之所以立不立者，何哉？曰：所行公則立，所行私則不立。如必持

必教行小私也。如尊氏行大私也。足利氏之大私成於赤松氏。故禍先矣於赤松氏。天也。足利氏或繼其臣之叛逆。而天則必不赦。足利氏之叛逆。

卷之十五

百後土御門

後花園子 在任三十六 壽五十九

賴襄曰。忘仁之亂。卒於嘉吉之變也。夫家奴我主人於衆奴中。而衆奴返巡。莫能黜黜。有一奴為。独能奮前擊斃之。則與手斃之者。昂首橫行於衆奴中。而不可制固也。而為家宰者。引之以排己所嫉者。嗣主人又引之以濟己之私。是授之權。以長其勢也。及艾

復

勢力長。復欲与之抗爭。則又聞亂紛紛也。固宜。自古國家之亂。出也。必由其威權陵替。紀綱廢壞。而英雄之人。樹大功。艾間。是以能擇其權。遂至移艾國者。皆然。今以足利氏之國勢如斯。而梁驚悍惡。如山名宗全者。艾功出一國之上。使宗全大過人者。予則艾移足利氏之國也。不為難矣。異日之豐臣秀吉。於織田氏。豈已幸而無遠志大略。故止於橫恣無忌而已。魚然。當時之為將軍管領者。所宜加之憲。為答之以恩。禮以靖其心。酬之以金帛子女。以充其欲。不可多與土地也。多與土地可也。不可授之權也。既與土地。而復奪之。既授權。而又爭之。乃大不可矣。夫賞